

□ 文学新观察

跨区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学

刘俊

“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在海外以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学。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新移民作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在海外主要用汉语写作；他们的作品所描写的世界，都会与中国大陆的历史、社会和现实发生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些“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深度介入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作品主要在中国大陆发表、出版，作家常常在大陆获奖，以至于有些学者干脆将他们“收编”进中国大陆当代文学，认为“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一部分。

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痕迹

“新移民文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开花结的果——因为“新移民文学”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如严歌苓、陈河等，出国前在大陆就已经是颇有成就的作家，而那些到了海外才走向文学创作的众多成员，也在大陆基本完成了文学教育，有些还接受了大陆的文学训练，并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大陆文学观念的熏染乃至灌输，即便到了国外，他们也非常关注大陆文坛的动态，与大陆文学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得“新移民文学”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痕迹，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较深，并带有非常强烈的中国当代文学“气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代入感，历史感强。

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断定“新移民文学”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因为“新移民文学”既然是由移居到海外的作家所创作，那么他们的作品，自然就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并且，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文学观念、创作形态，与生活在大陆的作家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在文学诉



来源：百度图片

求、情感表达、主题关注、创作自由度、艺术理念等方面，也逐渐地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形成了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的独特性。

兼具“大陆文化”与海外“异质文化”的特质

“新移民文学”这种既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脱胎而来，又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有所区别，既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影响的印记，又有自己新生出来的特点的文学，事实上是个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世界。说它跨区域，是指它既寄生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内”，又独立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外”；说它跨文化，是指它看上去似乎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气质相仿佛，“新移民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大陆的文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与同龄的大陆当代作家有一种“同根性”，但它毕竟是“生产、生长”在异质文化环境之下，直接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它在文学写作的纯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学写作的超然态度和大胆突破方面，在异质文化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和体会方面，都自有一种有别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的文化特性，兼具了“大陆文化”与海外“异质文化”两种文化内涵，并升华出一种不同于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新文化。

“新移民文学”这种跨区域跨文化的属性，与其说是我们的理论概括，不如说是它的“生产方式”和“生存形态”的真实

写照。当严歌苓、张翎、查建英、陈河、陈谦、虹影这些海外“新移民作家”在大陆频频获奖，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大陆重要文学刊物上一再亮相，并在大陆的名牌出版社密集出书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以“新移民文学”的身份，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跨入了一只脚。

与此同时，沙石、余曦、卢新华、北岛、苏炜、曹桂林、周励、沈宁、施雨、少君、刘荒田、陈瑞琳、王性初、凌波、曾宁、邵丹、宣树铮、曾晓文、阿黛、易丹、于濛、坚妮、叶念伦、戴舫、刘慧琴、马兰、晓雪、朱琦、程宝林、孟悟、巫一毛、力扬、秋尘、吕红、李南央、融融、蒋濮、刘观德、张奥列、薛海翔、刘索拉、钱宁、吴国民、王毅捷、高小刚、小草、施玮、戴宁、刘瑛、叶周、黄宗之、章平、孙博、华纯等“新移民作家”，以在大陆发表、出版作品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坛显示自己的“存在”，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像查建英、施雨、华纯、章平、刘荒田这样的作家，更是从“新移民作家”变成了“海归作家”。可以说，“新移民作家”这个数量颇为可观的群体，已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坛烙下了独特而又坚实的脚步。

将“中”“外”文化嫁接、杂糅、重组和再造

与“新移民文学”跨区域的特性比起来，它的跨文化属性显得隐性得多。

“新移民文学”的跨文化属性，主要体现在“心态文化”上的“中”“外”兼具，以及在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三个不同层级上，将“中国文化”和“异

质文化”进行嫁接、杂糅、重组和再造。

“心态文化”上的“中”“外”兼具，在众多的“新移民文学”中有所体现。以陈河的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为例，当陈河在写中国经历的《宁死不屈》经历——小说主人公李松在中国观看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的历史和记忆——的时候，他的“文化心态”完全是特定时期“中国心态”的呈现：饱含难忘的英雄记忆和青春记忆；可是当他在写阿尔巴尼亚经验中的吉诺卡斯特经历——李松在阿尔巴尼亚真的踏入到《宁死不屈》电影中故事发生的城市所遭遇的一切——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用“中国心态”来看待这一切，而是用“在外国的中国人”心态，以一种融合了西方历史观念、宗教意识、经济优越感等复杂的多元心态，来回忆、反思、审视、重组所面对的中国历史和阿尔巴尼亚现实。

将中外文化进行嫁接的现象在“新移民文学”中可以说十分常见。在沙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人性“不可理喻”一面深入挖掘的“高级文化”，已渗入沙石的那些“新移民”故事之中；而在吕红笔下的中国爱情故事中，则可以看到“新移民作家”对西方流行小说、大众文化的汲取和借用；至于施玮将基督教的灵性文化代入自己的中国故事，则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深层对话。类似的例子，在“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把跨区域跨文化特性，视为是“新移民文学”的“身份标识”和本质属性。

（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 诗词鉴赏·自强不息

长风破浪会有时

李白《行路难》诗赏析

钟振振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行路难》，乐府古题，多写世路艰难等内容，现存最早作品是南朝宋鲍照十八篇。李白此诗约作于41岁前，那时他正漫游各地，谋求出任以建功立业。

起四句高开低走。“清酒斗十千”，语出汉曹植《名都篇》诗“美酒斗十千”。好酒每斗十千钱（即万钱），夸言价格之高。“直”，同“值”。“停杯”二句化用鲍照《行路难》“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如此盛筵，正好大快朵颐，而诗人却没有胃口，推杯换盏，拔剑而起，茫然四顾，无所适从。四句有意设置不同寻常的生活情节，耸人听闻，以构成悬念。

诗人当欢不欢，究为何事？这便逗出下文：欲渡黄河，而冰块阻塞河道，渡不过去；欲登太行山，而大雪覆盖山冈，登不上去。二句点题，以自然之顺行的行路艰难，比喻政治之旅的行路艰难。仕途不顺利，知难而退可也，何必自寻烦恼？令人纠结的是，诗人不想放弃，他对政治还有所盼望。于是乃有下文。“闲来”二句，暗用了两个历史典故：相传姜太公曾在磻溪（在今陕西宝鸡东南）垂钓，得遇周文王，后辅佐文王之子武王灭商，建立了周王朝；伊尹曾梦见自己乘船从日月旁边经过，后得遇商汤，辅佐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用此二典，可见诗人自我期许之高。这中间的四句，抑而后扬，诗情复又振起。

然而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一旦返观现实，诗人再次跌落苦闷之中。“行路难！行路难！”一叠连声的叹息，使读者感觉到，诗人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多歧路，今安在？”二句换韵，乘势也换出新意：行路之难，不仅在路有障碍，还在岔道甚多，正确的路今在何处？想到这里，诗人豁然开朗：“天生我材必有用”，天生我材也必有路！黄河不通，太行不通，大海通不通？《宋书·宗慔传》载宗慔少年时自言其志：“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末二句是说，人生不可能总是逆境，我且高高升起船帆，一定会有“长风”到来，助我破浪直渡沧海！几经感情的煎熬与挣扎，理想主义与乐观主义还是占了上风，诗的旋律最终又拉升回到了高音区。

此诗情绪激烈，波动幅度大，振荡次数多，时沉九渊，时腾九天，艺术张力大，故文学感染力强。其自强不息的信念，为理想而百折不回的价值观念，既带有盛唐时代精神的投影，也是李白个性气质的典型体现。

□ 散文

树的事

刘江滨



枯死了，而且质地粗糙、脆弱，不堪大用。但城市拿它做行道树倒也合适，树叶阔，今天栽种，翌年就可享受绿荫了。寿命最长的树种应该是松树柏树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们祝福寿星常说“寿比南山不老松”。它们多栽种在陵园墓地，祠堂寺庙，皇家园林，象征万古长青，永垂不朽。黄帝陵，避暑山庄，武侯祠，清东陵西陵等故地旧地所在多有，古意森然，平添了一份岁月感、历史感和肃穆的气氛。松柏不仅常被人们赋予精神的象征意义，生活中也堪称栋梁之材，质地密实坚韧，不折不弯，盖房子做家具做寿材都是上好的木料。

最艺术的树应该是柳树了。柔媚，浪漫，伤感，多喻离别。柳树特别容易成活，插个枝不久就冒芽了。树的形状不够高大雄壮，有一种垂柳更是枝条柔软细长，婀娜婆娑，随风飘拂，颇像柔顺乖巧的女子，河边、田畴、井旁、房前屋后到处可见。从《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开始，柳树跟诗人结下不解之缘，关于柳树的名句车载斗量。诸如“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等等。这里“杨柳”就是柳树，跟杨树没点关系，譬如“杨柳细腰”是说女人婀娜的腰肢，像摇摆的柳树，如果像杨树那样直挺挺，岂不大煞风景？

我们生活的北方平原，最家常的树是杨树、槐树、榆树、柳树、枣树、桑树、椿树，还有桃李杏梨等果树。农村长大的孩子，童年记忆的底色就是爬树攀高，抓知了，偷果子，找鸟蛋。用树杈做弹弓，用树棍做皮牛，用树枝做伪装帽。在食不果腹的饥馑年代，槐花、榆钱、树皮、树叶等都是救命的食材。树木是人类的密友，甚至是生命的孵化器，人类是从丛林中走出来的。没有树，我们所生存的地球就是荒漠。

那年去澳大利亚，第一次走进热带原始森林，那真是树的世界呀，密密匝匝，

遮天蔽日，盘根错节，枝杈交错，仿佛走进了洪荒远古。有树的地方，就有人烟，有树的地方，就有文明。中华文明唐之前北方是中心，后来就移到南方了。据说跟树有关。唐之前，北方气候温暖，雨量丰沛，森林繁茂，不仅有母亲河黄河，河边林地还有大象出没，要不河南为什么叫“豫”呢？字里有“象”，黄河边上还出土过大象的化石。北方翠竹成林，所以才能就地取材、竹筒作纸，书写青史，竹子绝对不会千里迢迢从南方运来。后来，“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王朝更迭，大兴土木，战乱频仍，森林被毁，气候变得寒冷，北方不再适宜竹子生长，大象更是南迁。文明也如候鸟找寻温暖。比如宋代，大文人苏东坡、王安石、陆游、欧阳修等多是南方人。即使如今，森林覆盖率高的地方，文明程度就高，反之就低，树木稀疏，精神也荒凉了。

庾信作《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由树及人，生发对生命从葳蕤到肃杀的慨叹，表达出一种无奈、伤感、苍凉的情绪。人的生命意识从来就有许多和自然界的树木联系在一起，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从一棵鹅黄到碧叶青青，从落英缤纷到枝桠萧条，一如人的生命年轮轨迹。生生死死，枯荣寂灭，周而复始，无穷无尽。茅盾见白杨而想起挺拔的哨兵，鲁迅把寒夜的枣树喻作孤独的战斗，庄子欣赏不成材的樗安享自在，孔子在杏林筑坛授业，佛陀在菩提树下觉悟，李贽（老子）之本就是一棵树啊。

小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教我们画画，让大家画一个家。大多学生的画面是这样的：一座房子，旁边有一棵树，树的下面是人，树的上方是圆圆的太阳，房子前面有一只鸡或一只狗。这就是我们的家，家园里怎么能没有树呢？

配图来源：百度图片

《决战崛起》紧扣强军梦

由龚盛辉、曾凡解创作，国防科大的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决战崛起——中国超算强国之路》作品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决战崛起》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作品紧扣中国梦、强军梦时代主题，以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讲述了新中国一支胸怀祖国、志在高峰、团结协作、奋勇拼搏的计算机科技攻关队伍——国防科技大学银河团队，为中华民族之崛起，呕心沥血奋斗半个多世纪，开创的堪称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缩影的历史伟业，展示了中国计算机技术从比美国落后20年，到登上世界超算之巅，创造世界排名“六连冠”的惊世逆转和辉煌成就。与会专家认为，作品史料翔实、结构宏阔，堪称佳作。

专家研讨“弘扬现实主义精神”

文艺报社与人民日报文艺部日前联合在京召开研讨会，专题研讨在新的时代如何在文艺创作中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根本上揭示了文艺创作与现实的关系，指导着文艺创作如何看待生活现实、如何反映社会历史。在文艺创作上，现实主义不仅是创作方法，更是一种创作精神。文艺工作者要弘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提高现实题材创作水平，发掘时代新经验，塑造时代新人物，讲好当代的中国故事。

《民族文学》奖励年度佳作

2015《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会日前在京举行。该奖从本年度的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6种文版中共评选出了32篇（首）获奖作品，涵盖了11个少数民族作者及译者的精品力作，其中汉文原创作品9篇，蒙、藏、维、哈、朝母语原创作品10篇（首），翻译作品12篇（首），是当前少数民族文学多语种多门类、精彩纷呈、不断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发扬现实主义创作传统，扎根人民、深入生活、为人民抒怀、为民族立志、为时代放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民族文学》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评为“2015百强社科期刊”。

布谷鸟叫了

王 瑾

布谷鸟叫了，叫醒了裸睡的柳条，用黄芽菜点起来吧，重新展示你的曼妙。

布谷鸟叫了，叫醒了酣睡的小草，准备你的绿色巨笔吧，涂抹广袤的草原和幽幽小道。

布谷鸟叫了，叫醒了报春的万物争俏。使出你的浑身解数，与春天对视深聊。

布谷鸟叫了，叫醒了人们为生活奔跑。一年之际在于春，把握时机为事业赶考。

春韵

黎耀成

你的细手纤纤柔嫩轻轻拨动悠扬的琴声百鸟赶来合唱群芳绽放神韵小草齐刷刷苏醒晨露亮闪闪流银……你掀开神秘的头巾让人间又实现华丽的转身

你的微笑楚楚动人悄悄点亮多彩的画屏嫩芽扬起蓬勃新绿涌动激情河水哗啦啦欢唱春晖暖暖融融升腾……你摇响生命的风铃让我们又拥抱美好的愿景



觅春

李 陶摄